

## 忆钟士模先生

——纪念首任系主任钟士模先生诞辰100周年

○王尔乾(1957计算机)

钟士模先生，中等体格，略胖，慈眉善目，穿戴朴素，待人谦虚，和蔼可亲，未见过他有什么大喜大怒。这位看似极普通的人，却是计算机系主要创建人之一、首任系主任、国内有名的自动控制技术大学者。他为人师表、以身作则的点点滴滴，给刚涉足教师工作的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1959年，系里要我担任科研秘书，我常常列席系领导会议，除非是要向领导报告工作，系秘书一般是不发言的。可是钟士模先生总是在会上说：“讲讲你们的意见。”在计算机系初建阶段，经常有事要请示或报告五院及教育部等领导部门。如果要我起草请示或工作报告，他总是先给我讲报告要点。当我没按他的意图写时，他从不批评我，反而说：“可能是我没有讲清楚”，然后，把他的想法又耐心地给我讲一遍，让我改写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他是一个不对人加压的人，给人的总是耐心和鼓励。我曾多次随他去校外领导机关。在建系初期，自动控制专业实验室设备较匮乏，我随他去过部队的仓库，商谈挑选有用的部件或设备。不论接待人员军衔或职务的高低，也不论对方是官员还是普通工作人员，钟先生总是谦虚待人，以商量的口吻谈事，虚心听取对方意见，从不摆架子或把意见强加于人，因此，每次工作商谈都很顺利。他谦和待人的工作

作风给了我很大的教育。

钟先生不善于长篇大论地作报告，却善于用简明的语言，直截了当、提纲挈领地讲话。他给全系教工作报告，不讲套话和重复的话，一般只用10分钟就把工作的目的、意义、做法讲清楚了。开全系大会常常是，钟先生先讲，接着是凌瑞骥书记讲话。凌书记讲话风格和钟先生很不同，他善于结合国际、国内、校内形势来阐述问题，讲得有声有色、生动透彻，“煽动性”很强，使大家对钟先生的讲话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他们俩人可谓相得益彰。

钟先生在教学上有很高的造诣，驾驭教学全局的能力很强。建系初期，经常要制定或修订各专业的教学计划，这项工作往往是钟先生亲自来做。只要一天功夫，就把修订好的教学计划交系领导会议讨论。使系秘书们万分钦佩。

钟先生的课讲得极好。他曾先给全系教师讲“过渡过程分析”，后又给全系学生讲。他讲课的特点是定量分析和物理实质很好地结合；强调学以致用。例如，二阶电路的脉冲响应以及数学味很重的信号时域、频域分析，我在大学里学过，但这些部分内容的讲授是以数学表达式的推导为主要目标，学了很容易忘记。钟先生则不同，除了讲数学式的推导外，又花大量的篇幅去讲如何用数学式去分析过渡过

程的物理实质以及出现各种现象的物理条件。他认为死记数学式、忽视物理分析是不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，他强调定性分析能力对工程师特别重要。钟先生这一教学理念给我很大的启发。

1961年前后，系里要我为教师开设晶体管原理及其线路的讲座（大概是我先前搞过以晶体管为元件的台式机，算是先走一步罢了）。钟先生也来听课了，我进教室时他已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上，看见他，我很紧张，估计他已看出来，就示意我到他面前，在我耳边说：“不要紧张，你怎么准备就怎么样讲。”我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了些。讲课进行中他还微笑地向我示意。下课时他和我一同走出教室，鼓励我说：“讲得不错，我听明白了。”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钟先生对后辈的关怀，我一直没忘记。

1969年“文革”中的一天，我在北医三院内科候诊厅巧遇钟先生。好久未见，我在他的边上坐下，先互致问候，接着他关心地问我计算机教研组教师的近况，我

一一向他说了。他的心情好像很沉重。接着，他又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说我在干102任务（即劈锥测量机），我还说：“现在真难，干好干坏都要挨批”。钟先生表情严肃，一句话都不说，我也就不再说什么。我很明白他的内心感受：痛心和无奈，只是他不便说罢了。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半年后，我去了江西农场，谁知在北医三院竟是他最后一次相见。1971年钟先生在北京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而去世的消息传到江西农场，大家心情十分沉痛。当时的政治环境在农场是不可能搞悼念活动的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祝他走好。

钟先生在我系教工及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，“文革”中只有一张大字报是关于他的，这张大字报还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和不满。我想，钟先生言行谨慎，待人宽厚，建系功绩无可争辩，没有什么把柄可让造反派抓住的，因此“文革”中间没有开过针对他的批判会或者斗争会是可以理解的。由此可见钟先生人格之高尚。



一九五七年秋，第一届计算机专业毕业同学与校系领导老师合影。二排左五为蒋南翔校长，二排左六为电机系主任章名涛，二排左四为钟士模，一排右二为王尔乾。